



儿子的 冬天

〔韩〕金周荣◎著
〔韩〕金艾伶◎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儿子的

冬天

〔韩〕金周荣◎著
〔韩〕金艾伶◎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子的冬天 / (韩) 金周荣著; (韩) 金艾伶译.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680-1201-0

I. ①儿… II. ①金… 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1859号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7-2015-060号

Text Copyright © 1983, Kim Joo Young (金周荣)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Co., Ltd. in 2015 by arrangement with Minums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 & Qiantalyang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翻译及出版



韩国文学翻译院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of Korea

儿子的冬天

[韩] 金周荣 著 [韩] 金艾伶 译

策划编辑: 罗雅琴

责任编辑: 高越华

装帧设计: 观岚文化·伊宁

责任校对: 九万里文字工作室

责任监印: 周治超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汉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3

录 排: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51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是妈妈教会了我羞耻。

那一天，妈妈突然把我叫到院子里。院子的一角扔着一口破碎的水缸。妈妈用指尖弹着破水缸里大约半缸水，对我下令道：

“给我脱下衣服！”

一直到那时候妈妈可没有贸然说出过这种话，哪怕一次都不曾有过。譬如说，即便我处在该脱下衣服的立场上，妈妈也会换个说法说出来。该换换衣服了。该洗澡了吧。得过过水了。是不是该洗洗污垢啊……妈妈总是这样并不直白地，而且留着点宽松的余地指出我该脱衣服的境况。可今天一早，妈妈终于对我开口，命令我脱掉衣服。

“咳，还不快脱？”

看见我局促地站着，妈妈拽过我再次催促道。当然喽，我明白妈妈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让我脱下衣服。

那是为了让我上学。

今天是妈妈的大儿子上小学的日子，对我也是一样。所以，妈妈打算好好给我洗个澡。

“死小子，还不快脱下来？你看看这脖子，也不怕乌鸦叫你哥哥！”

她不由分说地拉过我的脖子，摆出塞进缸里的架势，口里兀自叨叨个不停：

“叫你脱你就脱嘛。死小子有什么了不起摆臭谱？你个臭小子的鸡鸡狗都不吃的。”

她拽我站到水缸跟前，首先一把扒下了我的裤子。我根本就没穿什么内衣，仅这一下脏兮兮的裸身子就暴露无遗。妈妈把脱下的裤子一把扔到廊台下，重新站到我跟前扒下了我的上衣。

“你小子要是长眼睛自个儿看看。不洗洗这腌臢，还能去见老师吗？”

她挨个儿扒拉着我的腋窝、脖子、胯裆和腿弯，又开始唠叨了。

“我冷！”

我到底张口了。

“冷也得忍着。总不能把这一身污垢洗到厨房吧？”

看样子妈妈下了天大的决心。她一把抱起我扔进了缸里。接着舀起一瓢水兜头浇了下来。

“看见乡亲们你不觉得难为情？”

当然了，叫什么老师的人对我可是陌生的动物，而且我也依稀明白这动物是比我迄今为止体验过的一切更难相处而矜持的存

在，是完全可以君临在我们这里所有人之上的威严的动物，可是为了去见他，竟然要付出这么屈辱的代价，却是我实在不愿意做的。

于是，我开始撇嘴哭了起来。可是妈妈全然不介意我这小小的耍赖。看样子别说是哭泣，就是我死命挣扎妈妈也是铁下一条心要完成今天的目标的。

妈妈开始全神贯注地扫荡隐藏在我肌肤的皱褶里变酸变硬的污垢，直到我全身通红感到火辣辣地难受。

我们家没有大门。走出院子就是市场街，走几步穿过市场街就是大街。不知道什么人会走过市场街。要是村上的大人倒还罢了，可我同龄的孩子们走过看见我露出小鸡鸡搓污垢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承受他们的冷嘲热讽呢？因为想到这个，我即便哭哭啼啼，也要目不转睛地盯着院子外面。谢天谢地，直到我洗完这个掉价的澡，市场街居然没有一个人走过。

“完事了！”

妈妈用巴掌啪地打了一下我的屁股说道。接着再次抱住我搬到了廊台地板上。

“开门看看，有新衣服呢。”

果不其然，房间里搁着缀有亮晶晶五颗铁扣子的一件衣服。我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时候准备它的，发现新衣服的瞬间着实吃惊不小。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穿过五颗纽扣完整的衣服，也没有穿过能够盖住脚踝骨的裤子。尤其让我吃惊的是妈妈并不是能够买

得起这种裤子的富翁，可她竟然为我买来了这件衣服。

“这才像个人哟。”

看我手忙脚乱地扣着扣子，妈妈心满意足地夸道。她招呼我过去，先是仔细打量了衣着的前后左右，还有裤子的长度和上衣的肩宽，等等。接着用手揩去我脖子上尚未擦干的水，问道：

“你知道学校吧？”

“知道。”

“那你头前慢慢走吧，妈妈这就跟着过去。再说了，以后你得一个人去上学啊。”

听了这话我满心不高兴。我害怕一个人去见那个从来没见过的叫老师的生人，加上套上新衣服带来的别扭，让我心里不是滋味。

“死小子，还不快走！”

看见我躲在旮旯扭扭捏捏的，妈妈再次催促道。

“我自个儿去？”

“谁让你自己去啦，妈不是马上跟着去吗。”

其实学校并不远，我一个人完全可以自己去。先别说跟在上学的孩子们的屁股后头，颠颠跟到校门口好几次，我还钻过校门口的向日葵地呢。是为了偷葵花籽吃。可我一次都没有碰见过那个叫老师的人，更没有跟他打过什么招呼。可我明白假如我上了学，一定要熬过去的几件让人捉摸不透的苦差事。

“朴武道？”

老师会这么点名的吧。那我就要走上前去，待到我走到跟前

老师会伸出那白白的大大的手，抚摸着我的额头说：

“嗯，你就是朴武道？小子长得挺机灵。回座位坐下吧。”

于是，我又要挤进那叽叽喳喳的队列当中。老师最终会大声喊叫：

“来！大家向前看齐！”

待到孩子们伸出两只胳膊搁在前面孩子们的肩膀上，老师就要再次喊道：

“立正！”

等到孩子们放下手，老师还会说的吧。

“好，我们再来一次。向前看齐！”

我曾经隔着学校围墙观赏过孩子们反反复复做着这样两个动作。有时候，就这么靠着无比冗长的反复向前看齐和立正两个动作，老师时而让孩子们疲惫，时而让他们蔫巴，有时甚至还会让他们开口哭泣。

今天，就是要去见那个活像催眠师的“老师”，妈妈竟让我一个人头前走！这对我不能不说是一种恐惧。我之所以感到害怕，是因为被强迫着做几次数十次那种讨厌的动作，孩子们竟然没一个人发牢骚，而且由于他们逆来顺受，那个叫老师的人愈加气势汹汹，愈加变本加厉地折磨孩子们。同时，那个叫老师的人手里总是拈着一根细细的树枝。

那根树枝会不停地招呼孩子们，有时会照准懒惰的孩子，有时则是有点笨的孩子或跑在最末的孩子，树枝会准确地落在他们头上，有时也会抽打孩子们的小腿。

竟然要到那种地方去，叫我怎能不恐惧？可是，妈妈催如星火，我想我怎么也得走出院子，摆摆要走的架势。走出院子往左转，那个拐角上有一家理发店。过了理发店就是村子最大的旅店，走过旅店就是酿造厂。过了酿造厂就有一家大门高耸的房子，然后是邮局，过了邮局才能从向日葵地的垄沟间望见伸向学校的小路。

我只好挪着极其缓慢的脚步，横穿去事务所的大道，走过理发店门口。

走过理发店的时候，忽然听见一个男人喊着我的名字：

“武道哎！”

那是理发店老板在叫我。我讨厌那个秃脑袋的理发店老板。那个人用破烂不堪的两把推子，包下了这个村子所有男人和孩子们的脑袋瓜，靠它混饭吃。不止如此呢。有时候，对那些从异乡流落到此，暂住在隔壁旅店的旅客也会毫不犹豫地贴上那魔鬼般的推子，把脑袋瓜剃得一干二净。从来没见过他给推子上油，甚至没见过紧紧螺丝。就用那两把沾满发垢和铁锈的推子，填饱全家五口的肚子还剩下好多能量。跟路过他家门口的全村男女老少满口脏话地开玩笑唠嗑以此度日。

“老崔家寡妇，你去哪儿？”

这是他喊我娘的话。对他这不怀好意的询问，妈妈通常是不加理会的，可理发店老板并不介意。他可是对喊人、答应、拉话等的所有程序毫无概念的人。只需自顾自地胡吹乱吹自己想说的话就可以了。乍一看像是有些憨厚，甚至缺心眼，可仅凭着他拈

在手里的两把狐狸精般的推子，他足够成为全村孩子们心目中可怕的门神。可是，他竟然跟我打着招呼。

“你这是去入学呢吧？”

咦，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上学的日子呢？说不定不只是他，这个村子的人都知道我上学的日子呢。

“小子，你小子就是欠揍，就该让老师修理修理，才会成人的。”

理发店老板边嘟囔着，边往大道唾了一口黄黄的浓痰，就把章鱼脑袋从窗户纸破破烂烂的窗户缝缩了回去。

“妈的，你管个屁？”

照我的心思，真想这么抢白他一句，可一想到有可能造成有朝一日他剃我的头时连洗都不洗推子，就哗哗推个一塌糊涂，或用推子底狠劲压住我的脑门，让我欲哭无泪的局面，我只好强忍着没有发作。

我决定还是先停下来，在旅店门口等着妈妈。让我一个人去学校，怎么说也是让人害怕的。于是，我就势跨坐在旅店大门的柱石上面。

我一坐到那里，就瞅见了往里开着的大门下面露出的两只泥脚丫子。我不用想就明白那就是旅店家的女儿喜子的脚。喜子是个弱智。傻得比我大了七岁都不敢起上学的念头，而且跟岁数整整小了一半的我一起玩。

我之所以一眼认出静静地站在大门后的两只泥脚丫子是喜子的，是因为胶鞋的左右是反穿着的。那个死丫头傻得连胶鞋的左

右都分不清。尽管如此我还愿意跟她混，是因为那个傻丫头尽管那么个德性，嘴巴却总是不闲着，总是吧嗒吧嗒嚼着什么东西。而且只要我愿意，不管什么时候都有着把它全部抢过来的可能性。而且即使自己吃的东西被抢个精光，那丫头都不会感到恼火或狼狈。话又说回来了，假如没有这点好处，满村哪个孩子还愿意跟那个丫头玩啊。

就是此刻，这丫头肯定是躲在大门后头吃着什么东西。死丫头懂得胆大包天地偷自己家的任何东西，而且只要是她干的，大人也不会怎么责怪她。

我蹑手蹑脚爬到大门那里，用力掐了那泥脚丫子一把。

“你是喜子吧？滚出来！”

大门后头传来喜子慢条斯理的嗓音。

“疼啊。”

可能是塞了一嘴东西，那嗓音不像是喜子的。

“你吃糕呢吧？”

我咬着牙逼问道。丫头慢腾腾绕过大门走到我跟前，可她手中已空空如也。我今天碰见她有些晚了。

“你吃完了？”

见我狼狈地询问，死丫头先把嘴里的东西咕咚咽下去，才把脑袋重重地点了两下，似乎画了道遥远的弧线。

“该死的！”

我骂了一句想转身，她忽然开口了。

“我看见了。”

这次丫头的脑袋往两边浪荡着，像是嘲弄人。

“你看见什么了，死丫头？”

“我看见了。”

“问你看见了什么？你知道哪里有点心，是不是？”

“不是。”

“那又是什么？”

“我看见了。”

随着嘴角沾着糕屑的丫头晃荡着脑袋，好久没有梳过的小辫子也随着浪荡着。缀在辫子上的看样子价格不菲的发卡也岌岌可危地晃悠着。

“你这傻丫头，你到底看见了什么？”

我一叮问，丫头的脑袋顿时停止了晃荡，两片嘴唇却鼓鼓地噉了起来。

“又要打我？”

“你个白痴，我干吗要打你？”

“真不打吧？”

“是啊，不打你。你看见什么了？”

“你的鸡鸡。”

“鸡鸡？”

“我看见了，你的鸡鸡。”

“我的鸡鸡？”

“是啊是啊，像胳膊那么粗。你的鸡鸡胳膊那么粗。”

丫头把自己的左胳膊举到半空中，用右手切菜般对着左胳膊

比画着。丫头比画的右手垂到左手的肩膀那里，我的眼前一黑。我的小鸡鸡被那个丫头发现姑且不论，她那不可理喻的夸张更让我透不过气来。

我那小小的鸡鸡，她怎么看成是那么大？我实在无法理解。首先，我没有具备改变她那了不起的错觉的能耐。因为那个丫头有个习惯，只要是映入自己眼睛里的事物的形态或重量，一味地死认第一次的印象，而不管那个判断是对还是错，更是像什么了不起的发现到处跟村里的孩子们瞎吹一通。

映入她眼睛里的一切，根本不需要什么客观的分析或判断的帮助。她只是一味地毫无保留地信赖自己的判断和感觉。关于这一点，我说过她可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我偶然地醒悟到一个硕大的敌人矗立在我眼前，那是靠我自己的力气根本奈何不得的庞大的岩石。我想把她打翻在地，跨在她的肚皮上，现身说法地说服她，让她明白我自己的鸡鸡实在太渺小，正像妈妈的判断是喂狗都不会吃的没用的东西。想这么做，这里实在不是一个合适的场所。

首先，这个场所是那个丫头的大门口，而且注定要有好多人从这个大门口走过。得把这丫头领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一把将她撂倒，跨坐在她肚皮上，刹那间把她的错觉砸个稀巴烂才行。那么，在此时此地就要免做给她恐怖感的一切行动。我耷拉下肩膀，用特意压低的嗓门说：

“我给你看看我的鸡鸡好吗？”

她突然说道：

“我早看见了。”

“所以嘛，我让你再看一次。”

“是胳膊那么粗吧？”

“这次让你看看烟囱那么粗的大个头的，你不想看？”

“你还有烟囱那么粗的鸡鸡？”

“那可不，我有仨鸡鸡呢！”

“撒谎。”

“咳，你这白痴，你连那个都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又怎么啦？”

“所以嘛，才让你看嘛。你要是跟着我，我三个都让你看，真的。”

“好，去看吧。”

“道有些远，也不怕吧？”

“好，远就远，只要不是学校。”

傻丫头无心地产出的最后一句话，令我一激灵，可是想到我泡在学校的时光，这个传闻会传遍全村，就知道了处置喜子是重中之重。

喜子乖乖地跟着我走出大门。她当然无从知道自己的好奇心后面隐藏着我不测的阴谋，所以才乖乖听话的。我们避开理发店门口，往酿造厂方向走去，再穿过右侧的长长的胡同，又过了大道。

直到这时我还没想起可带喜子去的合适场所，心烦意乱的。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趟过大道，迈上了往邑内去的长长的田埂

路。虽然走在田埂上，但四周空旷得很，让人一览无遗。可供我们俩翻云覆雨的合适场所尚没有出现。我们走在够得上漫长的田埂上。可是，喜子开始耐不住了。

“快给我看看！”

她开始催我。

“还早着呢。”

“疼。”

她总把疼字挂在嘴边。疲惫、阴郁、懒洋洋不想动、真正疼的时候和痒痒，都说成是疼。至于她的感觉属于这纷繁感觉中的哪一项，得发挥才气和机智来猜。现在也许就是说腿疼呢吧。

“还远着呢。”

“我疼啊。”

“哼，你以为一下子看三个鸡鸡就那么容易？”

“好好，不疼了。”

“你这个傻妞，都已经十四了怎么这么不懂事？一点耐性都没有。”

走过田埂，再次踏上了通往邑内的大道。在抬头望见路两旁有着兄妹池子的大树岗的同时，我想起了该把喜子带到什么地方。

那就是大树岗上的陶瓷窑。那面坡上两个大大的陶瓷窑伟岸地躺在半山腰上。当那里烧窑的时候，全村的夜晚都会映照得白天似的。因为陶瓷窑坐落在可俯瞰全村的半山腰更是如此。除了一年两三次烧窑，其余的日子这里静谧得如一口深井。

那些烧窑人从来不在村子里溜达。应该说即使他们在村子里

溜达，村里的人们也不会搭理他们。

他们十几户人家就在那陶瓷窑的周边盖上窝棚似的房子过日子。男人们凶巴巴的，女人们则是一色的苍白面孔。

我有一次碰见过在陶瓷窑干活的人到理发店剃头。他们通常都要像孩子们，把头发剃得光光的。好像也不留胡子。悄悄地走进理发店，在角落里坐着，轮到自己就默默地坐到理发椅上。理发店的安主事（好多人这么叫理发店老板）用推子把脑袋推得光光的，可那人居然一滴眼泪都不掉，闷声枯坐如石碑，付完钱就走了。奇怪的是他那剃得光光的脑袋，凹凸不平活像木瓜。这点很让人不快。

“贱民的脑袋瓜剃不剃都他妈一个样。”

曾听见安主事这么嘟囔。等我们来到陶瓷窑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且精疲力尽快要倒下。我拉住她的手，偷偷地看了看陶瓷窑的入口处。

被烧过放凉的土块滚落在陶瓷窑的入口处。那些土块坚硬如石头，有的甚至亮晶晶闪着光。

窑里面黑咕隆咚的。我们频频眨巴着眼睛力求适应窑里面的黑暗。还以为里面空荡荡的，没想到除了可供俩人走过的通道，两旁整齐地码放着烧好的陶瓷。

“进去不？”

虽然满心不情愿，我还是问了问喜子。我知道这简直是多余的。因为期待喜子具备这种决断性本身就是傻到家的事儿。这丫头指定是我进去就跟着进去，我转身走出来就会跟着走出来。可

今天就是奇怪，喜子居然应声了。

“进去吧。”

“进去？”

我故意扮出惊讶的表情反问道。

“是啊，进去。”

“你敢吗？”

我再次叮问一句，她居然作出冷漠的表情回道。

“我不疼。”

“你真的不疼？”

“我不疼。”

“不疼就好了。”

我们慢慢地爬着堆满陶瓷的窑内的斜坡。空气意外地冰凉。

窑那头透进一缕阳光。这窑像是两头开的。

“给看看。”

跟在后头的喜子突然说。我戳在了那里，明白我终于要脱衣服给喜子看。先不说这是我跟喜子的约定，重要的是我得把自己真实的样子给她看，以便校正她那荒唐的错觉。可是，不知怎么我满心不愿意。能不能不脱衣服就说服她明白我的意思呢？可她再次跟我说：

“给我看看。”

瞬间，我想到喜子可是比我大了一倍的十四岁的丫头。看到我的小鸡鸡，她会不会扑哧笑出来呢？想到这个，我还是试图说服她。